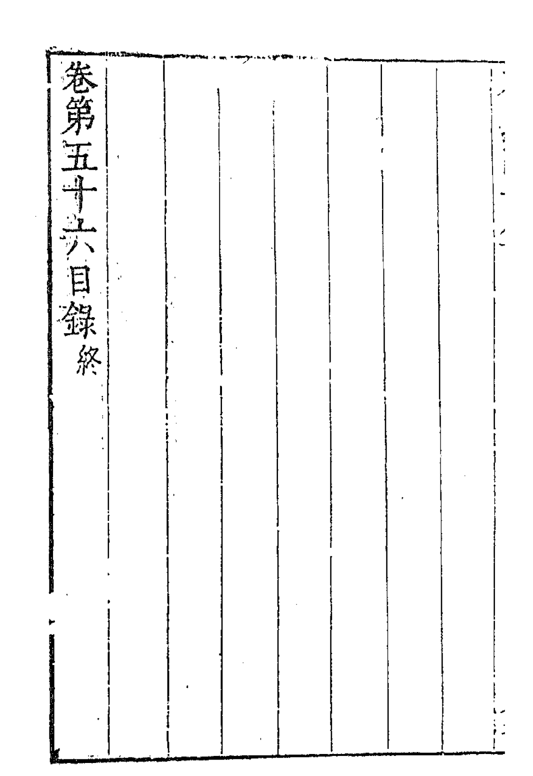
石民四十集

石民四十集目錄

卷第五十六目



卷第五十六目錄終

石民四十集卷之五十六

防風茅元儀止生著

策

兵事策 崇禎二年十月作

用兵之道在執其機則力不勞而功建機者非特秉旄而麾交門而陣乘其暮出其不意也在先有以定其大勢大勢者主將之所淵圖密慮以告之君相君相執其旨以合師以置餉以賞

罰督責百執事內而盈廷之議不能奪外而各持之見不能移然後可以成大功今遡事之興垂一紀矣黔之師亦九載而抪而閩而粵日夜告急竊以兵雖未練然成功不待於徐簡也餉雖不足然成功不待於餘裕也惟在各就其形而察其機請自巳效者而驗之可以知未來矣黔之役密箐蔽天毒弩透石然其機在漸迫安位之穴則衆怨而邦彥危乃自黔而入涉廣陸

邈大方於圖邦彥甚得也然易爲不難爲出故黔撫之既捷而殆殆於此也惟自蜀之永寧則因我故疆城我故城屯我故土日近於位位危而圖邦彥則邦彥誅即不能圖而邦彥危所以勢迫情亟氣憤謀淺輕犯蜀師至於授首此蜀得其機也使自黔而圖之雖更九年亦未可量也今奴插閗舉之機亦若此邀自河西步步而入則我力愈勞我兵愈分而我就食愈難惟越

海而取四衛則去奴日近去海不遠去奴近則士氣自倍去海不遠則運道易通不特士氣倍也而奴臥不貼枕矣不特運道易也而膏腴可就屯矣此取遼之機也揷之暴興宣雲久款忘戰備禦不及因其多內難故以款愚之彼以永邵之未下吉囊之未併故亦以款愚我然虜之利於款者戰勝敗不可測而款所得或過于掠也今大同之不能戰虜知之矣其所掠諸屯堡

已勝數年之款矣且大同之子女玉帛其所素艷也城之百倍於屯所他所冀者百倍於大同其所素知也奈何肯終縻於款乎我之款一年矣其備患之具當修矣修則當因其要挾絕款一戰未修則過此數年亦復不能修也亦當絕款蓄財以養死士鼓氣聲罪以待之故言款於昨歲機[illegible][illegible]得言款於今日則顯齋盜糧矣今又責宣雲以款而責延綏以戰夫所云宣雲者

捕也延綏者桑也非捕也此非捕之言主款者之言耳非款而使桑寇是必當戰也桑寇而捕不能制是更當戰也況捕且身寇宣雲乎而我乃資財於宣雲決戰於延綏是宣雲助捕攻延綏也豈謀國者亦未思乎故必戰者禦捕之機也至於閩粵之寇去來若風雨蹤跡若魑魅因其去而即弛計其順而欲有此皆不知兵者之言也去閩則即粵去粵則即閩閩粵不已而且

石民四十集目錄

卷第五十七

卷第五十七目錄 終

石民四十集卷之五十七

防風茅元儀止生著

書一

上葉福清相公書一 辛酉

元儀十八九時以通門之誼事相公於初相之時今十年往矣駑馬不堪遠道秋英已謝春華又值相公再相之日儀竊聞之周公吐哺天下歸心常時是士之爲周公憂必不知周公之已

聖而夙夜望王室之兢故不自量而進於周公之庭周公之吐哺握髮若不可俄頃緩者亦不自知其聖而夙夜望王室之兢故不自覺而汲汲引之不暇豈如莽之下士不韋之懸國門或藏驕於廣攬或矜名於折節哉然則如儀者雖巳疲之馬巳謝之英使當周公時其不自量者亦必如周多士矣敢因今之士習諂善諛遂忘其三代之直而薄待君相於成周之下耶况頃

倉卒一見屬相公譬之於人謂非書生之言夫
非書生則焉敢盡其書生之見則固書生之故
態也請得而頌言之說者曰三代以前言道三
代以後言術夫術者使背道而馳則機械小數
耳縱乘捷於一時而不能終日安其身易曰安
其身而後動欲安其身必歸於道道爲不移之
矩而時有適宜之會因其時而善用之是謂之
術故曰擇術有微權伊尹逆用之以相商周公

順用之以相周其道則一也術有不同故知其術者而後可與言道矣夫一世有一世之術一人有一人之術一時有一時之術何謂一世之術　高皇帝革中書省　文皇帝創文淵閣古今相體一大變也故人謂今之宰相代言之學士非眞有宰相之權者也愚竊以不然唯此天工唯此人代古之相得自行其權今之相代君行其權自行者其任若專而不知代行者其樞

叟神令自姦邪亂政其弊在弄權而不在於有
權徐文貞矯其說以爲政事還之六部自後相
者奉爲筴蔡愚又竊以不然夫中書省未革之
時豈無六部乎惟禀命而奉行故其失則歸於
相今六部之事必待票擬票擬者即禀命也任
其事與其失天子得顯以責之相而天下亦得
顯以望之相今既以還之六部則惟六部之所
欲爲而唯諾以從事乎亦斟酌六部之得失而

裁駁以取當乎唯諾而不任其咎此近年宰相之巧習而究之能避一時之嫌不能避萬世之責裁駁而必求其是則朝廷之上幾爲訟場閣部之間人稱齟齬何不商確於未事之前而兩成其和衷耶况六部旣處其分朝廷當總其合六部旣主於行朝廷當考其成令日考曰合以眞相之體而有所不敢受愚又竊以不然夫相者居綸閣之下總樞機之事不特大臣而且爲

近臣今之百執事專一方之事者豈無書記典籤總合考成陰佐於其內者耶故不必以總合考成爲非今之相體也況宰相之職在於用人事事而駁之固不如事事而商之事事而商之又不如不待商而什得八九也則無如擇其可勝之人不可勝者急爲之裁决而曾以體貌交情悞天下之大事致其事之已去而我獨以一身受天下萬世之交責顧小而忘大未有如此

懸者也是謂一世之術何謂一人之術自黨同
伐異習爲朋黨之門而血戰玄黃遂無一人之
免雖有虛公平衡之心者亦無以自白於天下
矣而又適當　神廟靜攝之時有議論而無處
分有議論則人因議論而愈猜無處分則上無
辨白而難自雪今則不然彼此各有清貞即意
見相乖而眞品終不可磨滅彼此各有幹才即
作爲頭異而匡濟終不能無藉清貞者還之以

坐鎮之美官而不必竭其才以見不逮幹才者任之以紛拏之地而不必護瑕以掩長如此則彼此之賢者皆慰别有作風作波之人借門戶以攖官更有無頼無行之人倚門戶以匿短此輩姦邪大則宜置典刑小則宜歸南畝而使其影東射西亦與時而爲消長挑左擊右亂君子而同小人此不唯人謂我黨之人宜暴其短而不疑人謂彼黨之人更不宜避巳嫌而姑恕我

本無黨人指爲黨黨因指之爲黨而稍有一毫顧
避之心則已身入黨中而豈復能處天下之事
乎如此則彼此之不肖皆懼令相公之身疑者
信者相半矣及其機而急操之此相公終身之
善慮也是謂一人之術何謂一時之術昝枉
神廟臨御日久練習政務故意旨淵滐不唯外
庭不能測而內廷亦不能測威福唯已不唯外
廷不敢干而內廷亦不敢干人知其厭外廷之

瀆陳而不知其叓厭內廷之妄瀆人知其惡外廷之專擅而不知其叓惡內廷之窺竊至於嚴刑亟誅不行於士大夫而獨行于閹豎優貌隆情獨施於士大夫而不施于閹豎故得君之術全不繫於中人今則不然　新聖冲年久在宮寺之手即朝講不輟而親近賢士大夫之時終不如親近宦官宮妾之時況堂陛之情雖孚而講筵之上從未有剴切刺骨之言動上之心恩

澤之過溢雖　皇上不知其太濫而以蕃落士
大夫同宦寺以希恩亦足以自輕至於合則行
不合則去致其身所以爲國籍其寵適以危身
此段丹衷耿耿亦待已不得已之懷尙未見亮於
人主而卽欲自行其意使　上之不疑權彼之
權使　上之愈信恐未能也此亦有術以待之
在端巳以感焉篤智以籠焉而已何以言端巳
彼雖自私也而亦知大臣之當憂國憂國之誠

不誠不能掩其目也誠則感矣彼雖黷貨也而
亦知大臣之當潔巳潔不潔不能掩其耳也潔
則感矣彼所希者寵澤而我不求寵澤于彼則
自有不可寵之勢彼所戀者權位而我常視權
位如屣則自有不可犯之色苟如此而雖大姦
巨蠹亦當爲之動心況于區區者乎何以言駕
智不親之則疑疑則事未動而先隔太親之則
褻褻則威欲振而不能其始也當使之動于中

非我而彼不得安位則彼鑒前失位者之速而外之附者不能庇則其于我之可籍者其託身必誠且篤其後也使彼有憚于内非我而上不得信之專則彼之大柄巳操于我而外廷之公論一人之喜怒皆懸于我之手則自有所忌而不敢恣則非理之傳宣自不敢出格外之恩澤自不敢希如待較是非而封還動聲色以執爭亦其下矣此謂一時之術三者之術有一不合

于道者乎然而謂非術不可苟無術則雖兢兢業業歸於中正而上無以明 文皇帝創闔之心下被欺於文貞一時濟世之語歸心者失其望忌巳者張其鋒璡振之流世未嘗少卽求一馮保亦不可得試觀此土崩瓦解之形非大爲改絃必難收巳去之人心一綫之天命使事事不得行其志卽拂衣而歸亦何以謝出山之初意卽殉身於國亦何以見 二祖 十宗於天

上哉相公位極人臣明農數載憫時而出必有大作爲出儀所冀望之外者然世非成周之日憂天之杞人心要切於周之多士故仰恃一日之知罄其款款之愚唯不加斧鉞而賜教之幸甚

上葉福清相公書二 辛酉

今東北一事四年于茲矣彊日蹙兵日損天下日疲海内鰓鰓焉望相公一出以定之故數日

以來正色手采挽回妙術欣動於士大夫之口而或者曰相公此出不難於如山風槩屹立於波流之中而難於如川經緯應變於多事之日愚竊以不然相公盍先定其內而徐圖其外也先正其本而徐理其枝也應候新臣也故先外事而後內事外事定而內事可措置矣相公舊臣也故先內事而後外事內事定而外事益託豁矣此未可與淺機薄識之士道也然外事亦

岌岌矣惟兩言以蔽之願相公度天下所欲爲
而不敢卽望相公爲者爲之則足以掫天下之
氣而新天下之志願相公決天下所各以爲是
而必不肯虛衷以審者審之則足以收戰守之
實效而援疆埸之危今疆事之失在於紀綱不
振而欲振紀綱在先决已事舊經略舊元戎纍
係二年而以故情厚賄尚逭天誅初失事之撫
臣旣悠遊于鄉里棄城池之節推尚未正於爰

書甚至渡海之逃臣半擁旌於塞上半安枕於
丘園同姓之逆黨旣一月而三遷未一麾而萬
里諸如此類不過斷數因馳數緹騎而疆埸之
士爭効命矣夫天下之人懸頸望此久矣相公
在山之日豈不耳而目之然不敢卽望之相公
者以相公往日在朝未有此非常之舉動愚竊
以不然此數事者在今之天下而以今之人心
則以爲非常耳實則國有一定之章朝無惟貨

之獄相公而不能爲則不能爲其常者矣相公
捐身殉國必尙有格外非常之舉豈區區常法
不能爲國守耶今市井譌言以旦夕有此舉動
而士大夫斷其必無何也譌言者人心之公望
相公者深必無者世情之必至而知相公淺也
願相公一息之而已今一月以來朝端之論里
巷之私以經臣之失着籍籍言矣間有一二欲
左袒之者實逢迎主用經臣之人而非眞心以

經臣之可恃也以經臣不足恃者必主撫臣之可籍以經臣之妬功爲非者必以撫臣之有功以經臣主可守爲妄者必以撫臣主可戰爲是愚竊以不然此事當斷是非而不可分左右袒當審功罪而不可以有功者之必得全功何也鎭江之舉功也非罪也不當因不援鎭江之罪而反滅鎭江之功然以鎭江之爲功而以今日長驅而入必有勝而無敗此未可信也豈惟不

可信卽撫臣之意豈眞以犂庭掃穴有必然之
畫哉亦眞見其不可守以彼來而必敗何如乘
銳而先人茍其得勝倖也不勝而殉之不猶愈
於圍城之死哉夫其情如是則固忠臣烈士不
得已之懷矣人不知而曰其功可成撫臣聞之
亦必竊笑而心傷也然則其不可守經臣之言
將無是乎是又不然撫臣葢知難息進不顧後
着者也經臣葢矜智鬬狠惟圖脫卸者也其言

雖近而其心則非也總之其病在於不實求經臣唯言不可守而不言所以守之策撫臣唯言當戰而不計其可戰之兵如十四萬人而不可守則古來從無可守之城十四萬人而不可戰則古來從無可戰之日據其言以爲兵不精兵之不精當問將兵者欲求巳精之兵而用之不可幾也以爲人心不固人心不固當問用衆者任其不固而無術以聯之則亦安用彼相矣兵

精矣人心固矣守可也戰可也先守後戰可也戰以爲守可也此之不問而徒爭守戰之是非何異習舉子業者未能措辭遣調而徒爭題旨之當否不當固不足以成章卽當而何辭以副其意哉故謂經臣之足恃者無人心者也因經臣之不足恃而謂撫臣之必有成者未知兵者也願相公一息之而已今言東事者皆以爲必不可爲夫以堂堂之天下當區區之小醜而以

必不可爲則自有載籍以來所可爲者亦少矣今欲爲者以爲不勝其難而愚唯在於相公之一息再息聽其言必以爲河漢然而情事易見也一息而紀綱振將士莫敢不用命再息而實求能精兵能固人心之人則眞豪傑必在位以眞豪傑將必用命之士而猶有未可爲者則相公之所不信也故願相公一息之而已草茅不識委曲忘殺身之禍而盡言于知巳之前死罪

死罪然忘身酬國素心也于分不得告之君子

誼乃得告之相願相公垂察

石民四十集卷之五十七 終

石民四十集目錄

卷第五十八

卷第五十八目錄終

石民四十集卷之五十八

防風茅元儀止生著

書二

上葉福清相公書三 辛酉

竊唯相公未入國門之時聞有西南之事憂形於色今旣數日矣而未有先機勝着使遠邇震慴豈以公卿之間多言其事易辨故未免疑惑恐湥憂遠慮反涉張皇耶愚竊以不然凡度事

者未觀其事之大小先測其機之淺深今此事至戕撫臣焚使者逼降縉紳固守險要分兵四出騷動五省亦不可謂小矣而說者以其事出激變夫激變誠有之然激于平日之侮虐而不激于一時之凌暴不特此也無事則侮之有事則舉天下而譽其兵以爲可以當虜鋒者莫此若也生其驕志長其侮心以久屈久辱之情愫而負莫勝莫踰之鋒銳兼之中國亾人機智膽

略者不老爲之布置爲之算畫其日夜精心而息分據者情也數日之前舉言必非夙謀其亂易解今黔中之報到矣其預發于遵義者先于激變之日使我之羨調惟其所欲彼俛首而東則其發之於西者何以自解於有司故知其謀之夙也謀夙則機深機深則事大矣事大而我之經略者小則震鄰之懼遍于天下朝廷之上雖欲鎮靜而愚人無知以爲公卿不憂天下之

事而禍及匹夫匹婦其紛囂皇悖者更甚非以安之適以亂之是不能消有事為無事而徒以無事御有事欲免張皇先涉自愚矣今廟堂之上所以議經略者尚未有成畫儀書生何足窺大計然用兵者先覩形勢據圖籌變可得而盡言之請言其三危重慶在江之上流以重水重山稱雄于蜀其順流而東也即為夔府皆　高皇帝命湯將軍將十萬之師不能踰瞿塘三峽

之險至傅將軍自關中踰棧道克文階浮捷首於川江始能勉入而明玉珍巳失成都猶保重慶彼以重慶之要勝於成都也然則重慶失則蜀之全險失矣此其危者一昔楊應龍之初叛也可以取重慶而不取彼其心猶望撫也及其逆顏行決意必戰而我之重兵巳成重慶矣故愈促愈迫至於保里而死其悔心失着諸酋之所知也故自藺而犯取重慶必經瀘州不克瀘

州則歸路絕攻鬬瀘州則成都之師順流而援之矣故奢氏之取重慶也難今以奉征調之名整師千里一旦據其城而崇明已劄十三營漸通瀘州矣此其布畫甚精說者曰賊未必即取瀘夫取瀘則通成都之路不取瀘則斷巢穴之脉恐不待智者而知也此其危者二遵義平越自改土而流民失其業拱手而視流民之耕占賦稅不加日以殷富垂涎毒憤不特一人今乘

勢而狎取之如招𡚒子使彼得二郡則其山川
之險逾於𨽻者數倍而財賦日益發其民蕁非
眞苗我晉以漢人守苗地彼今以漢人為苗兵
難易強弱不啻數倍此其危者三有此三危而
我之所制者尚無首尾俱應四面齊入之勢則
彼之割據唾手而成矣何也奴酋之穴在於四
境之外故我之掃犂也難而彼之兼并也亦不
易奢酋之穴居然錯繡域中故我扼其險則掃

蕩之也易彼據其險則我之仰攻也亦難及早而圖之則莫如先守夔州與保寧　高皇帝分奠方域各制其險于境外意至深也故以蜀論之棧道之險歸之秦巫峽之險歸之楚萬一封疆之臣意有不測則鄰得而制其死命然險在於境外則守當在於境內自江而泝過巫峽而始至夔府今設文武大臣建牙荆州急招江南之兵直趨夔府而令重將屯兵於巫峽夔府守

則巫峽之險在我彼可絕順流之便而我長無仰攻之難矣命一驍將將數千自關中而發凡十八站而可至保寧沿路令收礦徒以益其衆得至保寧則調相近土司之兵以益之自保寧繇江路四日而可至合州又四日而可至重慶令當令師徒已具先守合州約時大舉滇中之兵自黔而出可擣其穴當令滇鎮黔撫幷力圖之以攻其腹心夔府大帥別命一將繇偏沅而

助其勢自成都而至重慶江路亦八日而瀘州居其中速檄蜀撫趨瀘州如已失則合土兵而攻務得之以絕其逋巢之路以為成都之藩蔽而與日約時並舉則亦上流之勢也夔府之大鎭檄土司之兵從漢軍而入而以三路之偏師齊攻其胸背此萬全之策也而其要在於議兵議餉今天下無可調之兵矣唯在調土兵然以土攻土而漢兵之氣不足以攝其志則安知無

脊酋之生心者乎故滇黔之漢兵不能募募亦不能多即以現在衛所者合之素屬之土司而可矣秦中之兵自棧道而入不能多然寡亦不可無數千之衆也唯江南招募至不可緩何也無此兵則漢兵之氣不盛也而其募有三則募江上之水兵以扼荆門之險募襄黃之勇壯以壯行伍之色募衢處之善走習山者以奪其所長如是而兵可集矣至於餉則川中雖貧米糧

下之水步之兵不必爲多足之處即其經緣江楚之間亦俱産米之地惟在多備折色以散其志耳然新募之兵甲冑器械等事俱無舟帆遮牌各有妙制往時大征必有督餉大臣一員今當設總理征西軍需者使之往來于荊楚晉都之間一應糧餉軍器隨宜設辦規置既定講求可用之人務使一心非復如東事之異同則重兵所臨不特可以破割據之勢而亦足以消江

楚之隱憂若復泄泄沓沓使斷黄之間不逞之徒奮臂而呼合縱連横北窺中原南震建業土崩瓦解在於一朝奈之何哉人知東事之危而謂西事之緩夫急西而因以緩東固非老成長策使急東而復緩西亦豈識務達機此事之發不先不後而在於相公甫入都門之日是天欲相公善其事也願相公圖之

上葉福清相公書四　辛酉

前者獻書閣下不敢示其稿於人以其言雖淺而中間論事機之會尊重於使上之不疑而信此其間有故焉未可與它人言也今側聞道路之言相公侃侃之節愈著而懋之心愈憂非憂相公失 主上之心而憂相公得天下之名也今日合則留不合則去此兩言決耳然於夫子所言以道事君不可則止者恐未盡合也所謂以道事君則其始事之時必權其輕重較其緩

急極盡所慮而復不可則不得已而止耳今天下之事莫大於東西二役相公所以處之者皆引其端而未有其緒特以爭一言官倖倖而去則天下所仰望於相公之出豈僅僅爲了却此事耶相公試度之於心此一出也將爲朝廷免大憂乎亦爲一身重去就乎如重去就則相公往者之去亦可謂全節而返無累初服矣又何必奔走萬里博一易去之名耶如欲免朝廷之

大憂則委蛇于女主逆臣之手而終于有濟者彼何人哉况今日　主上明聖正値大有爲之時耶說者又謂二憂正未易兌相公全名而去未爲失策則古之鞠躬盡瘁死而後巳濟則君之靈不濟則以死繼之者豈不足爲相公望耶况東西二事正不難處只在朝廷之上心欲去相公而陰陽挑激之人郎不顧壞疆場而庇護拗執之人夫不難以朝廷之疆場易其一官之

權位又何難以美名讓相公之去以實禍貽天下之蒼生耶愚恐相公之名愈美而相公之心愈有不安夫不安於心而享其名人則羨而已則尤竊為相公不取也書生之言恐不足取信於長者敬節錄前少宰馮北海上王文端書呈覽事有異同理無二致願相公賜察雖然言出禍隨禍而無益於家國唯相公哀而祕之

上葉福清相公書五 辛酉

頃者造別閣下伏承繼纘注惛重以厚贐借行子之光感激明德恧而欲死元儀早失教於先人不練習世局焉能効其尺寸然此心欲忠於朝廷者則固夢寐不忘也欲忠於朝廷則請先忠於閣下閣下之身於富貴爵祿所不能能動勳名節槪所不能益而乃輟居洛之悠遊黽勉於多事搶攘之時其心必有在也心不在則格言所不入心所在雖土壤而不讓儀得而盡言

無諱可乎晉人之言春申君曰有非望之福有非望之禍有非望之人當是時春申君之富貴爵祿勲名節亮亦無以加矣而言之者之人又卑瑣不足以聳聽聞故吐其言而不用以卒致于禍今儀有一言一人而壞今之天下一人而定今之天下一人而挽今之天下其言雖誕願相公毋忽之也何謂一人而挽天下 祖宗櫛風沐雨而始混合宇宙威加四夷扗天 列辟

日夜兢惕以保此二百五十年之太平　神廟以來有天下者三世而其愛民畏天敬大臣子庶民者如一人此閣下所知也即東奴跳梁禍及邊鄙一將得人指顧而定自中朝無識用一熊司馬而其才本不任宜即退避乃熱中于榮祿靦顏任之旣知其不能爲乃爲徵兵徵餉萬不可應之事以難縣官使其不能應則爲卸罪之計中朝無識者皆不知也百呼而百應之更無

以難縣官則借羣噪之名而去矣故愚嘗曰言官者代大臣而受禍者也使其時大臣稍有氣識以旗牌至司農即執而訴之於朝治其無將之罪別易名帥救此荼毒豈不大快哉然而李司農不能也不能而徒伺張侍御奏之而且方告令經略之罪而又鳴其同鄉舊經略之冤似爲報復此衆論之所以譁然而南昌之斷然處之也處之葢有故矣至於姚太常之處則或曰

借以復門戶之釁耳儀又以不然太常固奉使
而勘功罪者也於其兵馬之虛耗蕩芟之冒破
不能一一頌言於朝其罪已不可數矣而乃爲
之陰陽是非其間處之亦不爲過但處則處耳
至處以排熊引袁爲辭則四子死有不服引袁
者固熊司馬也使當時熊司馬之薦疏不至御
朝肯即用袁否袁竭永平之力以事熊熊好諂
而闇於識故引之唯恐不力且當是時又有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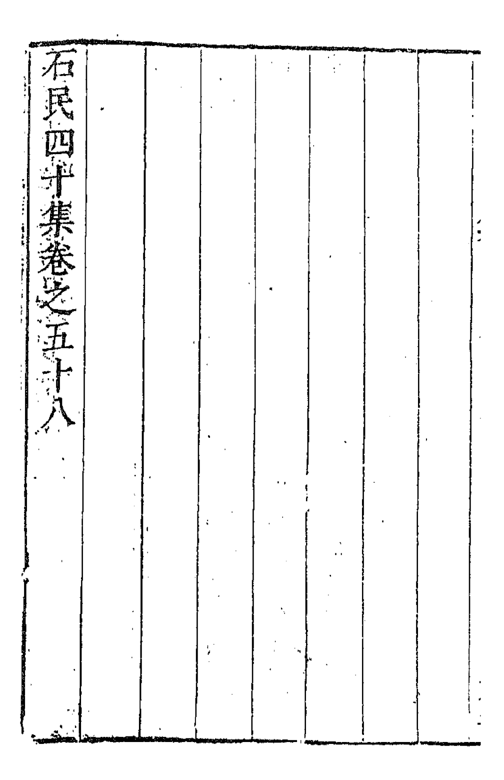
必不然也唯是經臣之不可任相公固已知之而撫臣之不可任則相公無以知之也使不知其必可任而知其必不可任則相公亦別求所以易之矣譬如撫臣一旦有意外之事相公豈能懸此位而起九原以待之乎則愚請爲破其疑曰撫臣必不可任何以知其不可任則觀其措置而知之儀生于今之世雖未見古之豪杰然于傳記觀之熟矣凡舉大事者必有不可磨

之精神先足以光耀人心而後天心應焉猶無不克今撫臣當遼陽初喪以來鎮靜以定人心多方以思復振不可謂非遠猷藎慮也然觀其舉動無一成之規模無扼先之着數無綱舉維振之精采激于心而短于才急于用而闇於機此撫臣之謂也今經臣欲撤而不能撤撫臣不可任而不能不任延至明春必有不可言之事則向之左袒經撫者起而仰攻相公唯有㦖默

不得志別而去耳其如國事何今無它唯斷而行之詔告天下盡暴經臣戀慕一官貽禍社稷之罪置之司敗無忒典刑因責撫臣不能練畜士馬力圖必勝而乃使軍威不張屢揚兵而不進謀淺慮狹貽笑虎酋但念其昔日之勞置之他地別命賢才使充斯任廣招俊傑與共功名朝廷之賞罰旣明則必有起而應之者三軍之士咸願一戰奴酋雖狡以愚虜之本非阿骨打

忽必烈之流計而繩之不遡踰歲之事炎襲之中豈無其選如相公必不信人則即自任如晉公之事坐鎮榆關督令將臣駐師廣寧使一二英銳之士日夜簡練以圖渡河若如此焦勞一歲而奴酋不蕩平者則請懸儀之頭以謝經撫所謂一人而挽天下元儀是矣元儀本一書生不與人家國事行且歸矣觀此亂世并平生科舉之學亦棄而不欲理枯臥空山以待時之清

又何必嘵嘵焉犯兌之戒然于既去之後車塵馬足之間耿耿不能忘者以世沐國寵幸懷一見不敢忘盡忠於朝廷因不能忘盡忠于閣下也閣下與先人爲爾汝之交即閣下誅儀之妄言而置之死其言無所媿亦可見先人于地下見　二祖　十宗于天上唯相公鑒察



石民四十集卷之五十八

石民四十集目錄

卷第五十九

上葉福清相公書十三 甲午

卷第五十九目錄 終

石民四十集卷之五十九

防風茅元儀止生著

書三

上葉福清相公書六 壬戌

儀次涿鹿感念恩私輒陳縷縷想矜其愚不加涘督今歸隱鍾山幸老母健飯敝居未圮先人之書日以加富庶幾一家言以仰報知遇唯願相公早戰勝於廟堂之上弗使畏死戀官之人

擇一身之便而貽禍家國天下幸甚儀所居鍾
山枉舊京之傷舊京武備單弱今占天度人荆
楚之間必有起者杞人之憂恐以驚　高廟之
衣冠衜者晉溪在朝唯置餘姚於江右而逆藩
之變坐收成績令之于司農衜之餘姚也天下
之士但知其品概屹立而不知其韜籍底蘊幸
相公以文憲之心爲心則豐鎬幸甚操江故事
兼督巡江而因循不舉三十年矣今徐中丞銳

然於團練當使之萃精於都內而武操江劉誠意允稱得人似當于報代疏上責其出巡可以消意外之慮新江干之色此在相公一舉筆之勞而已𢈔舊京於袵席矣不揣奏記伏唯鈞裁

上葉福清相公書七 壬戌

元儀前者捧接鼎函長跽發讀感而欲泣以至賤之士當極踈之餘而始終存注不渝此古人復起其用心之厚不能過也獨命儀急宜趨入

長安以俟擢用則儀竊未敢何也士各有分誼負笈跨衛于有司之試此明例也雖周孔復生不能舍此以行道其來也分也誼也如以未籌劍技足以備封疆緩急則譬之匹夫尋技亦必待募而始出應以列行伍儀既自枉不能復直矣春闈科抄至聘禮至而終於不來一日望望然向國門知者以為賢相之召不知者以山中寂寞猿隺無緣故有急售之色此實所不安也

頊南冢宰孫公攝樞務令儀為副將將新兵六千以振留都神氣儀之敬冢宰如敬神明得出其門雖毀冠裂冕豈非大幸然而不敢任也何也以儀不自意當世則一命為過使宵僕僕棘闈則賢科甲榜亦非意外之事令使之兆年而裲襠不過以公家之急不敢自愛其身耳留都雖重地然關一日不破則中原一日不至於大潰今既不株守一關則正當使愚而不愛命如

儀輩者爲前鋒乃復臥於重裀累幄之間此儀所不安也向承誨教謂高陽相公亦欲用儀而恐所用者不足滿儀之意嗟乎滿儀之意則儀歲一入棘闈亦或可庶幾焉又何必向死中求活耶或者知已在掞地不忍使頗讀書工文事者伍白丁而唯諾耳然而儀竊不然空言拜將可行之主此而不可行之大臣今樞相旣待身邊上亦乞兩府遴尊奚儀又何愛焉即以家學

所劄受擬題之副將使伍白丁為唯諾苟得尺寸亦所甘心矣伏望相公終始成其志如其不可則冬春之間所為料理新營之事已可有次第足備緩急亦足以仰報家宰之知遇初服歸空山續先人之史業待䘵野再開北面請益其樂更大酬恩無地非敢忘恩酬知不得非敢負知生可以見父執之相公死可以見先人於地下矣

上葉福清相公書八 癸亥

恭唯相公領袖侍從榮登崇階極品秩于人臣延清華於奕世竊在下風抃勝雀躍元儀猥蔭匪勉抵關蒙督師公推相公之雅推心相待具覩關上情形行伍之間雖不能澈底澄清然較之近日九邊亦所希有諸將之氣雖未能樂死知方然較之近日法紀亦所創見在今日必欲苛求豈無可指可摘在異日還觀前事必將轉

悔轉息此非相公力主于中安望安攘之日至于關上有可汰之兵而以之進戰則可汰以之城守則數不可復減關上有難續之食然以天下供天下則不足以天下供一關則有餘汰遠兵以足物力勵關兵以待一戰此誠今日急務不宜雜聽似是之言以致復有震驚若其情形大勢在他處必能戰而後可守在此地使能守即可進戰實因地勢之使然憯揆席不能爲士

日之擬使言者亦覺徒陳若親臨一聆則前言不能盡者一見決之而有餘廟謨便可永定膚功便可指日總之今日之言易言難兩者皆非今日之指人謂人到手要錯儀雖十日之間亦煩悉三方之事必不敢欺相公以欺　二祖十宗也若書生薄植終籍陶鈞使退而草莽有光使死而瞑目無恨矣

上葉福清相公書九　癸亥

儀至不肖荷吹噓於天上已忝無涯叓蒙咨詢
于泥中益驚非分然迂戇之槩熟在鑒臨不敢
不以臆對向在督師公幕中九月八日從之東
巡一出關而兵馬氣色逈異于關蓋死地之兵
將皆百自奮古人不欺我也七十里而抵前屯
新城巋然高堅可倚田禾被野約可三萬計居
然重鎮矣又三十里至中後所屯與城俱前屯
之亞也又五十里至中右所則其城之大屋之

全民人之衆又逾於前也一葦渡覺華海面十八里頃刻而到又自寧遠東巡五十里至罡澄山則廣寧錦義幾在望矣此喪敗以來自哨探之外從無至者雖爽煙野燒不勝新亭之淚而山川明麗風氣恬和非腥羶所有也即朝廷之上必忘遼左亦非守此二百里且掎角于海不可爲關門終自計倘廟謨已定稍加展手亦意中事耳苟輶車親指觀勢定避其鼓舞之意定

在事中人之前也若以爲藉寇之資寇之所以不來實非以缺二百里供給此不待智者而知西虜受款甚得其濟若藉以攻奴則尚渺茫益八營五大部所謂炒花者亦十三人中之一耳即有之于大勢無輕重即無之于用虜亦不損益借虜兵以討虜此萬萬必無之事因其向背大可爲資夷官王世忠之遣實有機要朝廷之上似不宜過疑督師公料理已有頭緒袞衣之

息亦非其至懷近有詩曰朝天應有日滅賊豈無期可以知其槩矣然督師公所以一意在外者唯相公主藉是倚相公明農之與再進一二戢可見故彊畫復而後問福盛舊隱如其言不效則儀有百口拒頰有確見未敢盡付諸卿耳中外尚多震撼此事關係不小今中興成否全扭應此着處實不在兵餉虜情矣

上葉福清相公書十　癸亥

儀三月以來未敢上候福麻瞻戀恩私何勝皇
旻儀抵關已忽半載戰守之事覺日勝一日而
議論之紛亦似日勝一日倘使將吏無回顧之
心則大業亦非難就相公久輔聖朝功已垂諸
日月要爲力主此局使殘土復歸遊覓遠徙本
朝相業孰有右于相公者哉儀豁膽浮沉冷幕
媿無狂夫千一之仰佐巖關百二唯有惕悚而已
元首甲初萬政聿新覆涵之餘均沾餘潤掃門

無路引領多懷

上葉𢈪清相公書十一 甲子

儀于新正三日從督師公出關八日至寧遠奴子彳于遐途至廿八日始得踞接函教深悵其稽延督師公雖忠忘其身志在鎮物然未有身不安而可以仰荅主恩者儀雖微軀輕死然亦孤子當室門戶伶仃豈肯作遼東浪死人所以隨督師公身居寧遠而不知其危者實關門形

勢斷不能以泥丸塞縱守前屯不守寧遠則無
以出奇制勝終於一走去年春夏之間督師公
尚恐寧遠不能遽守故僅以二弁司燒造而不
敢遽屯重兵自九月東廵見城中所聚巳逾萬
人城工亦有五六故擇中軍滿桂守之而分督
諸將完城工裏口今包磚雖一時未竟而裏口
幇闊三倍于昝可以憑守滿桂不唯慣戰潔巳
而且深得人和明烽火廣哨探修屯堡儲柴草

事事有緒悍將服之驕卒懷之歸民戴之奴來必可一戰故督師公始于新春率儀輩而來今城中有衆三四萬而終日夕無囂凌之音昨滿桂率千餘之衆遠探廣寧儀竊窺之以兩月絕豆之馬而臕壯者尚多三軍以不得隨出爲恥其出者無不踴躍先驅見此人心但惱奴之不送死耳至于河上消息此中撰覘極眞苟賊警已迫相戒不言此欲卸擔乎則請停總督之後

天下人亦當鑒其心矣欲以鎮定遠人之心乎
則近地人心豈能盡昧永平道昨于二十五日
已抵寧遠而還其泰山四維之象度已見之矣
此中機彀昨督師公疏中已盡其大端儀何敢
言即如台諭所云致書之人其情亦易見廟堂
數年以來急則輕官緩則吝賞人熘此情熟焉
得不設局以為攫取之地儀亦名厕薦墨使附
和其意亦可速搏一官但儀如欲搏官不至今

日矣震驚縣官欺誑士大夫搖撼百姓而开負
相公見信之雅儀死不爲也儀雖書生無遠識
然在此已歷三時竣二防矣虜中情勢與我之
兵力人心已熟覘之矣今年夏秋之間奴有可
亾之機所以亾者彼之事勢日紛心無固志不
變則逃非啻藉我之兵力也至我之兵力以之
較古昔未知何如若如近年耳目覩記未有如
今日修整者今若車營器具完備則虜縱無瑕

亦可犁掃虜若送死無不殄滅使其言不效儀
死敵之後不敢望國恩卹録并請戮閫門三百
口以爲白面妄言之戒令人之所嗛嗛者唯此
三帥耳然王世欽貟病矣其二人者去短用長
亦尚楚楚使無督師公以爲駕馭誠不知其所
税駕使不爲督師公之所拔僞爲言路之所獎
亦儘足形容其美也至于趙率教不費縣官一
錢而收屯糧三萬石率三十八人出守棄地而

聚數萬之衆劄遼東三百年未有之雄城此謂
非才人誰肯服若滿桂者樸忠勇略兜下潔身
古之名將未易過也其偏裨可以挫賊奏勲者
約略有三十人相公幸少緩咽嚨之念至八九
月間一覩告廟獻俘而後徐商進退豈非相公
仰荅三朝之盛乎儀狂妄相公所知至于兵事
利鈍往者亦嘗不幸而中此亦仰荷相公所知
既巳披胸敢辭瀝悃惶悚惶悚

上葉福清相公書十二　甲子

二月二日長跽奏記關外險絕遂稽時日及蒙垂諭來力又復躭延捧接之際已在玉田馬背矣儀微聞長安傳有倡爲進取之說以悮督師公者亦以指儀竊思之自來未有一字通長安拒督師公幕中不交一人如三日新婦何以横得此及誦諭方知相公至公之心私竊者又藉以爲口實也儀向蒙下訊賊來渠否來河守否

故直陳其不來來而斷可守幸而其言近中然未嘗敢侈言進取也只以天下之大被此一隅漢賊不兩立似夫人而知之故以藉宗社之靈賴相公之主持豈終爲賊困闖利之盛不兩年而衰勝敗在巳不在於人苟堅殺賊之志于上可以鼓將士之朝氣可以消天下之窺伺耳以今日之兵力豈無機可乘敢冒焉而進也入之指儀果否爲儀而發儀不敢知儀此身終爲疆

場死負此名而死亦甘之矣但目下一事不得
不仰訴明白督師公去年忽題儀募船不知其
何因蒙相公憐募兵使者之冑不以罪終也矜
而釋之生死啣結及謁督師公督師公以雇船
也雇水手也非募兵也無船則不能用海所謂
用海者如山海至寧遠亦二百里軍需糧料以
陸運之則難以水運之則易如今年糧絕使後
舟則不至此其利一也若河為隔西虜阻之間探

甚難從海而至其地處處[illegible][illegible]易于爲探試之而屢驗矣其利二時下舟師于陸可以掣其犄如毛帥之事且沈帥已撤毛帥愈遠此着更不可少所謂奪其氣也其利三且彼傾巢入寇以良馬之力非八九日不至寧遠我知其期自海道而擣其巢一日可達可以使首尾不應其利四故一意紮船而船非沙則不利於海如登津之沙船皆募於江南北者又焉得以應闗門之

慕故以雇江南北沙船爲决策儀無以應而但自陳其不能曲折詳小揭中其所以必欲儀者或以儀斷不至侵漁斷不至炫耀斷不至騷擾沿路而又以生長其地識船之堪否耳然前此三者督師公能信儀亦能自信而天下人未必能信後之一者此一牙儈之事儀雖不肖儻如此耶然百辭百不允今正于側目之時負命而南言者喜得爲口實便當章滿公車一身付國

生死不能避焉能避毁譽但得相公主持數月至七月開船不至使事不妥于分外無榜節神益公家之事即當肆之市朝或于數者無可指摘而刎啐埠須有殺之此聖君明相之時或萬所無而僥微軀生死總聽朝廷亦何敢措喙道過潞河不敢晉謁齋沐奉記

石民四十集卷之五十九 終